

阴晴圆缺光依然

王学龙



王学龙，1958年10月生，曾任怀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春天是大地上蠢蠢欲动的芽苞，是翩翩起舞的枝条和闪亮的溪水，是人们内心安放的一个个美好的故事。季节的风吹过一张张脸庞，翻动一页页往事，故人在岁月的册页中醒来，另一颗心忽然悸动。”（《安庆晚报·文化周刊》“春之歌”卷首语）

“乐也罢，悲也罢，秋天不管不顾，正向另一个季节深处蜿蜒而去。这就是自然，该绽放时绽放，该枯萎时枯萎，虽然会被不期而遇的风雨阻隔，但终会找回自己行走的节奏。”（《安庆晚报·文化周刊》“大地上的秋天”卷首语）

本人也算是六十多年的“书虫”了，依然爱读这样的文字。

这是《安庆晚报》副刊的编辑之作，清新俊朗，读来齿颊生香。

2019年退休后，家中订了两份报纸，一是《人民日报》，一是《安庆晚报》。全版文章浏览无遗的，唯有《安庆晚报》之副刊。

“月光城·文学”专版，不负“精品文学大餐”之名。印象颇深的如冯渊先生，文章洋洋洒洒，人情入性。记得他有篇作品，写自己出行时与一女士同车邻座，车身的颠簸不定引起二人躯体不时触碰，作者内心暗生波澜，作为读者的我也不禁随波逐流。还有储劲松、徐迅等本土作家，描述的安庆风土人情，既沉浸其中，又逸思其外。像徐迅的《撩我乡思是黄梅》一文，开篇生疑，“至于桐城的罗岭，怎么变成宜秀区的罗岭，我一时还弄不清。”文末懊恼，“我的老家离严凤英家这么近，近得只有几十里路；却又那么遥远。走近她，我竟用了半个多世纪。”或疑或恼，都有不尽之意。

如果说“月光城”的“文学”专版雅得精致，那“民间”专版则俗得地道。安庆的民俗风情、百姓的家长里短，乃至名点小吃的制作，都纷呈纸上。《鸡汤泡炒米》就是一篇文章

题目，观其文，如同步入窄街小巷，与翁媪品茶闲聊。而“安庆传奇”探寻本市人文历史，更是深邃厚重，许多先贤轶事，正史中未见或少见或粗见，如今真切细致地呈现于眼前。读者面对时代的风云，城乡的变迁，人生的沧桑，或惊喜，或叹或忧。

广引源头活水，开阅读者视野，“月光城·专栏”，长期刊登外地名家之作，一版三文，题材各异，相映成趣。我的阅读面有限，所见散文大多是乡村旧忆，因而觉得“水润南方·王国华专栏”，别开生面，专写当下的城居众生，时代感强。只是“城愁”散文一说，尚可推敲。

“月光城”副刊多见的安庆作者，有的是老熟人，读其文如见其面，倍感亲切。记得李光南兄有篇文章，写的是在小区内闲置以至污秽的空地上种北瓜一事。既能美化环境、又会瓜果飘香青绿茂盛的北瓜藤蔓枝叶，最终被相关部门以堂而皇之的理由连根铲除，笔者惶惑，吾亦惶惑。

还有黄骏骑兄，以其1990年被潜山县人大常委会无记名投票任命为县政府办公室主任的亲身经历所写的《首次“票决”》，使我联想起在怀宁人大工作多年的经历，感慨丛生。

透过“月光城”副刊的版面策划、专栏设置、文章选排，可以想见《安庆晚报》副刊编辑浓郁的人文情怀、精湛的专业造诣、深挚的安庆情结。若没有他们采铺春光的好眼力、好手法，岂会有如此满园的姹紫嫣红？也许是为了将版面让给报社外的作者吧，在“月光城”中很少见到编辑美文的身影。不过每期《文化周刊》上编辑所撰的卷首语，还是如“红杏一枝”，将副刊编辑们的才情笔力展示得淋漓尽致。《文化周刊》应是副刊部精心策划的重头戏，围绕特定时空、特别人事，不惜版面，广约高手，多角度描绘阐发其文史特质与影响，如《红色岳西》《回望桐城派》直至今日的《大先生叶嘉莹》。而编辑每期的“卷首语”，画龙点睛，举重若轻，殊为不易。

魏振强编辑我见过几面，身高脸大，乍一看文人武相；深读其文，心细如丝，方知其剑胆琴心。他在其他报刊上一些文章我零星读过，前两年出版的专集《村庄令》也反复看过。可谓记忆力好，观察力强，心怀悲悯，才思敏捷，作品隽永恬淡。难能可贵的，他爱文学，而作为一个“和县佬”（魏编辑常以此自称），懂安庆、爱安庆，会同副刊部同仁，经年累月，孜孜矻矻，为市内外读者，呈送一园绿荫，一片春色，一城月光。

于我而言，近些年来，《安庆晚报》“月光城”副刊，无异于不可或缺的精神“营养餐”。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三点左右拿到报纸，我会在翻阅中将其单独择出，待夜间九点左右杂事完毕，才在灯下案前，静下心来细细品读。不论阴晴圆缺，总有温婉净爽的月光在手，月光在心。

守望乡邦文化

何诚斌



何诚斌，怀宁人。作家，文史研究者。出版图书《皖江历史人物散记》《文心开朗如满月》《丝难》等12部。

五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我的文史写作轨迹》，谈自己在文学创作的同时，保持对文史写作的热爱，其缘起与经历，都离不开《安庆晚报》“月光城”副刊，以及数位编辑对我的鼓励与支持。文章没投给“月光城”，而是发表在别的媒体上，因为我怕那些感情色彩较浓的语言会被人理解为溢美和恭维。

现在，我受限于资料，文史随笔写得较少，2024年“月光城”发表了4篇。但是，过去写的那些东西还会被一些读者所知，经常有我熟悉的与不熟悉的人来电索要某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资料，“我记得你写过汪锐斋，能发给我看看吗？”“你有郝耕仁和张恨水交往方面的资料吗？”“江季持是不是江尔维？”“我正在写‘七月派诗人’的论文，请帮忙提供方然的资料。”……这说明，他们是通过“月光城”知道了我，同时也说明安庆有一批热爱文史的人，共守乡邦文化。

我的文史类稿件，自认为其文体是学识的而非学究的，学问的而非学术的，学习的而非学说的，故而大多数读者能读得懂。以前网络不发达，许多资料是从纸质文献上点点滴滴挖掘搜集而来，如据《怀宁县志》记载清代史学家赵翼有一首诗《坑死人歌为郝郎作》，却没具体内容。为了得到这首诗的全文本，我将赵翼的书能买到的都买了，然后写了一篇文章《郝天秀为何“坑死人”》发表在“月光城”。后来，这首诗进入网络大数据，谁都可以查到了。我多半是按自己的思路，围绕主题组织成文，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意味，以致后来有人再写同一个历史人物，弄不好就将我个性化的语言也当成原著资料照搬了，有人问我这样行吧，我看后笑笑，一起弘扬安庆历史文化吧。

“夜读妙文静心斋，月洒柔光润书城。”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一些不被人熟知的本地历史人物，通过我的文章在“月光城”发表，很快被他们的亲友、后人看到了。曾经，关于祖籍怀宁江镇的清末举人、民国众议院议员何雯，地方文献中多是寥寥数语负面的评定，我接触到一些资料后颠覆了固有的认知，写了一篇《何雯反对将“孔教”定为“国教”》，肯定了他何雯的历史功绩，或者说较客观地列举了他何雯的生平事迹。远在成都的何雯的孙子何承璞先生看到文章后跟我联系，并撰文《我的祖父何雯》发在“月光城”，丰富了他何雯的史料。《国际劳工大会最早中国理事李平衡》一文发表后，李平衡的弟弟打电话，问我这些资料是从哪来的，我一告诉了。《怀宁数学教育专家杨善基》

一文发表后，杨善基的侄孙杨左文跟我加了微信，将文章转给武汉的堂兄——杨善基的孙子看，不久他们发来了杨善基在南开大学的校牌、西南联大聘书等文物图片，非常之珍贵。

有一天，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通讯编辑部主任、编审张全海博士问我，李光涛是洪铺镇哪里人？我说是宏光村的。他表示存疑。我告诉他，我与李光涛的侄女有过数次联系。这事缘于2010年5月23日，我在“月光城”发表了一篇写清史研究“档案学派”创始人李光涛事迹的文章，几天后接到一位安庆石化的读者电话，自称是李光涛侄女，表示向我感谢。我问她，李光涛是怀宁哪里人？她答洪铺镇人。2015年3月19日，我又接到李光涛侄女的电话，她求我帮她寻找祖居之地。她说：“我6岁时随父亲去洪镇做过一次清明，记得有个牌坊……我去怀宁找过县政府，他们也查不出什么村子。”我说：“李光涛的子女也不知道祖籍是洪镇哪里吗？”老人回答：“他们在台湾出生，去了美国，哪里知道？他们也想知道祖籍具体在什么地方。”我于是特意到洪铺镇打听了一番，将目标锁定在宏光村。张全海先生对李光涛的籍贯也感兴趣，2016年清明节期间，他找到了续修于1908年的敦本堂《李氏宗谱》，确定李光涛的祖籍为洪铺镇宏光村。这些，都是我们感到特别高兴的事。

我写文史类的文章，深切感受到它的影响力不可小觑，越发热爱，也愈加谨慎。没有新的发现和值得阐发的思想，不轻易动笔。我从一个文史作者的角度，悄悄给“月光城”如此定位：广大以虚，充实以盈；明亮高洁，泻地流动；乡邦光耀，文化不戢。